

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

費忠 虎婦 稽胡 碧石 鼉鬣虎 李徵 天寶選人

費忠

費州蠻人，舉族姓費氏。境多虎暴，俗皆樓居以避之。開元中，狄光嗣為刺史，其孫博望生於官舍。博望乳母婿費忠勁勇能射，嘗自州負米還家，山路見阻，不覺日暮。前程尚三十餘里，忠懼不免，以所持刀，刈薪數束，敲石取火，焚之自守。須臾，聞虎之聲，震動林藪。忠以頭巾冒（「冒」原作「胃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米袋，腰帶束之，立於火光之下，挺身上大樹。頃之，四虎同至，望見米袋。大虎前蹶，既知非人，相顧默然。次虎引二子去，大虎獨留火所。忽爾脫皮，是一老人，枕手而寐。忠素勁捷，心頗輕之，乃徐下樹扼其喉，以刀擬頭。老人乞命，忠縛其手而詰問之，雲是北村費老，被罰為虎，天曹有日曆令食人，今夜合食費忠，故候其人。適來正值米袋，意甚鬱快，留此須其復來耳，不意為君所執。如不信，可於我腰邊看日曆，當知之。忠觀歷畢。問「何以救我？」答曰：「若有同姓名人，亦可相代。異時事覺，我當為受罰，不過十日饑餓耳。」忠云：「今有南村費忠，可代我否？」老人許之。忠先持其皮上樹杪，然後下解老人。老人曰：「君第牢縛其身附樹，我若入皮，則不相識，脫聞吼落地，必當被食。事理則然，非負約也。」忠與訣，上樹，擲皮還之。老人得皮，從後腳入，復形之後，大吼數十聲，乃去。忠得還家。數日，南村費忠鋤地遇啖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虎婦

唐開元中，有虎取人家女為妻，於深山結室而居。經二載，其婦不之覺。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，便於室中群飲。戒其婦云：「此客稍異，慎無窺覷。」須臾皆醉眠，婦女往視，悉虎也。心大驚駭，而不敢言。久之，虎復為人形，還謂婦曰：「得無窺乎？」婦言初不敢離此。後忽雲思家，願一歸覲。經十日，夫將酒肉與婦偕行，漸到妻家，遇深水，婦人先渡。虎方褰衣，婦戲云：「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？」虎大慚，遂不渡水，因爾疾馳不返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稽胡

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。唐開元末，逐鹿深山。鹿急走投一室，室中有道士，朱衣憑案而坐。見胡驚愕，問其來由。胡具言姓名，云：「適逐一鹿，不覺深入，辭謝衝突。」道士謂胡曰：「我是虎王，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，一切獸各有對，無枉也。適聞汝稱姓名，合為吾食。案頭有硃筆及杯兼簿籍，因開簿以示胡。胡戰懼良久，固求釋放。道士云：「吾不惜放汝，天命如此。為之奈何？若放汝，便失我一食。汝既相遇，必為取免。」久之乃云：「明日可作草人，以己衣服之，及豬血三斗、絹一匹，持與俱來。」或當得免。胡遲回未去，見群虎來朝，道士處分所食，遂各散去。胡尋再拜而還。翌日，乃持物以詣。道士笑曰：「爾能有信，故為佳士。」因令胡立（「立」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草人庭中，置豬血於其側。然後令胡上樹，以下望之高十餘丈。云：「止此得矣。可以絹縛身著樹。不爾，恐有損落。」尋還房中，變作一虎。出庭仰視胡，大嗥吼數四，向樹跳躍。知胡不可得，乃攬草人，擲高數丈。往食豬血盡，入房復為道士。謂胡曰：「可速下來。」胡下再拜。便以硃筆勾胡名，於是免難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碧石

開元末，渝州多虎暴。設機阱，恒未得之。月夕，人有登樹候望，見一佷鬼如七八歲小兒，無衣輕行，通身碧色，來發其機。及過，人又下樹正（「正」原作「止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。須臾，一虎徑來，為陷機所中而死。久之，小兒行哭而返，因入虎口。及明開視，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鼉鬣虎

天寶七載，宣城郡江中鼉出，虎搏之，鼉鬣虎二瘡。虎怒，拔鼉之首。而虎瘡甚，亦死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李徵

隴西李徵，皇族子，家於虢略。徵少博學，善屬文。弱冠從州府貢焉，時號名士。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。後數年，調補江南尉。徵性疏逸，恃才倨傲，不能屈跡卑僚。嘗鬱鬱不樂。每同舍會，既酣，顧謂其群官曰：「生乃與君等為伍耶！」其僚佐咸嫉之。及謝秩，則退歸閉門，不與人通者近歲餘。後迫衣食，乃具妝東遊吳楚之間，以乾郡國長吏。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。及至，皆開館以俟之。宴游極歡。將去，悉厚遺以實其囊橐。徵在吳楚且週歲，所獲饋遺甚多。西歸虢略。未至，舍於汝墳逆旅中。忽被疾發狂，鞭捶僕者。僕者不勝其苦。如是旬餘，疾益甚。無何，夜狂走，莫知其適。家僮跡其去而伺之，盡一月而徵竟不回。於是僕者驅其乘馬，挈其囊橐而遠遁去。至明年，陳郡袁修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，乘傳至商於界。晨將發，其驛者白曰：「道有虎暴而食人，故過於此者，非晝而莫敢進。今尚早，願且駐車，決不可前。」修怒曰：「我天子使，眾騎極多，山澤之獸能為害耶？」遂命駕去。行未盡一里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。修驚甚。俄而虎匿身草中，人聲而言曰：「異乎哉，幾傷我故人也！」修聆其音似李徵。修昔與徵同登進士第，分極深，別有年矣。忽聞其語，既驚且異，而莫測焉。遂問曰：「子為誰？得非故人隴西子乎？」虎呻吟數聲，若嗟泣之狀。已而謂修曰：「我李徵也。君幸少留，與我一語。」修即降騎。因問曰：「李君，李君，何為而至是也？」虎曰：「我自與足下別，音問（「問」字原闕。據明抄本補。）曠阻且久矣。幸喜得無恙乎，今又去何適？向者見君，有二吏驅而前，驛隸挈印囊以導。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？」修曰：「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，今乃使嶺南。」虎曰：「吾子以文學立身，位登朝序，可謂盛矣。況憲台清峻，分紜百揆，聖明慎擇，尤異於人。心喜故人居此地，甚可賀。」修曰：「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，交契深密，異於常友。自聲容間阻，時去如流，想望風儀，心目俱斷。不意今日，獲君念舊之言。雖然，執事何為不我見，而自匿於草莽中？故人之分，豈當如是耶？」虎曰：「我今不為人矣，安得見君乎？」修即詰其事。虎曰：「我前身客吳楚，去歲方還。道次汝墳，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。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，自是覺心愈狠，力愈倍。及視其肱脾，則有鬣毛生焉。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、負而奔者、翼而翔者、囊而馳者，則欲得而啖之。既至漢陰南，以饑腸所迫，值一人腠然其肌，因擒以咀之立盡。由此率以為常。非不念妻孥，思朋友，直以行負神祇，一日化為異獸，有膺於人，故分不見矣。嗟夫！我與君同年登第，交契素厚，今日執大憲，耀親友，而我匿身林藪，永謝人寰，躍而吁天，俯而泣地，身毀不用。是果命乎？」因呼吟咨嗟，殆不自勝，遂泣。修曰：「君今既為異獸，年已

能人言耶？」虎曰：「我今形變而心甚悟，故有撞突。以悚以恨，難盡道耳。幸故人念我，深恕我無狀之咎，亦其願也。然君自南方回車，我再值君，必當味其平生耳。此時視君之軀，猶吾機上一物。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，無使成我之罪，取笑於士君子。」又曰：「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，而我將有所托，其可乎？」僂曰：「平昔故人，安有不可哉？恨未知何如事，願盡教之。」虎曰：「君不許我，我何敢言？今既許我，豈有隱耶？初我於逆旅中，為疾發狂。既入荒山，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。吾妻孥尚在號略，豈念我化為異類乎？君若自南回，為齋書訪妻子，但云我已死，無言今日事。幸記之！」又曰：「吾於人世且無資業，有子尚稚，固難自謀。君位列周行，素秉夙義，昔日之分，豈他人能右哉？必望念其孤弱，時賑其乏，無使殍死於道途，亦恩之大者。」言已又悲泣。僂亦泣曰：「僂與足下休戚同焉，然則足下子亦僂子也。當力副厚命，又何虞其不至哉？」虎曰：「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，雖有遺稿，盡皆散落，君為我傳錄，誠不敢列人之闕，然亦貴傳於子孫也。」僂即呼僕命筆，隨其口書，近二十章。文甚高，理甚遠。僂閱而歎者再三。虎曰：「此吾平生之素也，安敢望其傳乎？」又曰：「君銜命乘傳，當甚奔迫。今久留驛隸，兢悚萬端。與君永訣，異途之恨，何可言哉？」僂亦與之敘別，久而方去。僂自南回，遂專命持書及撞賻之禮，寄於徵子。月餘，徵子自號略來京詣僂門，求先人之柩。僂不得已，具疏其事。後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，免饑凍焉。僂後官至兵部侍郎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天寶選人

天寶年中，有選人入京，路行日暮，投一村僧房求宿。僧不在。時已昏黑，他去不得，遂就榻假宿，鞍馬置於別室。遲明將發，偶巡行院內。至院後破屋中，忽見一女子。年十七八，容色甚麗。蓋虎皮。熟寢之次，此人乃徐行，掣虎皮藏之。女子覺，甚驚懼，因而為妻。問其所以，乃言逃難，至此藏伏。去家已遠，載之別乘，赴選。選既就，又與同之官。數年秩滿，生子數人。一日俱行，復至前宿處。僧有在者，延納而宿。明日，未發間，因笑語妻曰：「君豈不記餘與君初相見處耶？」妻怒曰：「某本非人類，偶爾為君所收，有子數人。能不見嫌，敢且同處。今如見恥，豈徒為語耳？還我故衣，從我所適。」此人方謝以過言，然妻怒不已，索故衣轉急。此人度不可制，乃曰：「君衣在北屋間，自往取。」女人大怒，目如電光，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，披之於體。跳躍數步，已成巨虎，哮吼回顧，望林而往。此人驚懼，收子而行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